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卷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一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卷五

元 董鼎 撰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

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奉奉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

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纂
以召公之書因以名誥名篇今古文皆有

註

王氏曰洛者天下之中以天事言止道里均
見下自服土中傳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

之難恣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
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
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
諸侯而已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
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
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
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
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
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
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
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竝建兩京蓋亦深
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周公成王之遺意歟

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郃在漢右扶風郃縣
夏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戎狄之間至孫
公劉始立國於豳在恂縣豳鄉十世至太王避
狄人遷於岐山之下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于
豐在郃縣東豐水武王遷於鎬在長安西南昆
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豳又在
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
在豐東二十五里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
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
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至于召公
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及之何也宅
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
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
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
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愚按書說中有朱子集解召誥及洛誥之半

其間問出已說文義及分節處與蔡氏多異蓋未定本也蔡已掇取之其餘尚有當采者今各入輯錄纂註以備參考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日月相望

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錫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輯註 豐錫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并

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錫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為也先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並格言之
纂註 王氏曰以肅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

望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

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

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

纂註

林氏曰漢志曰

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元城劉氏曰越若發語聲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息齋余氏曰越若朱子既采劉說見

集解中宜從之不必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

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纂註唐孔氏曰庚戌三月七日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甲寅三月十一日也葉氏

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庶殷所遷殷民也隣民為役則友民可知林氏曰盤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之遷楚丘未嘗不下然君臣既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卜筮也大王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

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纂註

唐孔氏曰乙卯十二日也蘇氏曰案後篇是日再卜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越

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纂註

唐孔氏曰

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也孔氏曰郊以后稷配故牛二唐孔氏曰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

以為稷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孔氏曰社稷共牢馬氏曰言社則稷在其中○陳氏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王氏曰於尊以簡為誠於卑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先祭告於郊社然後用工○陳氏大猷曰此蓋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祭宗廟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

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

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纂註唐孔氏曰甲子二十一日伯以公命命諸侯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

甸男服之邦伯不徧舉五服者文畧耳邦伯州牧也○葉氏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厥既命

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纂註孔氏曰大作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言勸事○陳

氏大猷曰獨言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新安胡氏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必矣○林氏曰召公

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

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新安陳氏曰讀此當參看

洛誥洛誥曰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云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再

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不殊召公之吉卜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略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

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以無為也已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

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為也此五日中午必會集臣庶計
大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
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止乃洪
大誥治即是三月十六日巳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
大誥治即用書命丕作也細而考之昭合無間
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首稽首旅王

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

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
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
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
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
人為執 輯錄 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
事也 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

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如善纂註。王何先生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答潘子善纂註。氏

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新安陳氏曰：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

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持恭敬之寓焉耳。取幣獨言庶邦而不及庶殷者

蓋用書命丕作無間於庶殷。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而取幣，陳王不及庶殷歟。

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

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

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

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案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

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輯錄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旨天與我一矣尚何踈之有輯錄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

書纂註

新安胡氏曰下文以至終篇不過反覆敷演此數句之意耳○呂氏曰人君代天作子是為天

之長子○真氏曰大明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新安陳氏曰此元子字當與下文元子哉對觀元子天之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昔殷元子嘗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改是亦有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哉此一節始曰嗚呼末又曰嗚呼元老大臣奉忠愛嗟歎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巳之至情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

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瘵在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

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
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
在位民困虛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
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
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纂註孔氏曰殷多先哲王精神在
王其可不疾敬德乎纂註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漢上朱氏曰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
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
故魂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
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葉氏曰智藏瘵在言至紂

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顓和也。祈和於天也。○唐孔氏曰：夫猶人也。言人人皆然。○新安胡氏曰：當如傳所謂故夫致死焉之夫。袁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太王、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迂續祖德。爾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

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

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輯錄

此一節間

有不可曉

纂註

林氏曰

格與惟帝降格于夏之格同天

之也新安陳氏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

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

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輯錄已陳夏商敬德墜
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也書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

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岩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
纂註蘇氏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新安陳氏曰誠于小民而今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岩者蓋民之岩險可畏常伏于太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回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兮禍所伏矣此
所以為險也是以莊生曰人心險於山川
王來紹上帝

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

來洛邑

繼

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

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

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

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

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

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

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

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

故謂之輯錄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

土中輯錄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

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稱周公

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

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纂註陳氏大

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並書說

纂註陳氏大

前臣名故稱旦曰又舉周公之言以告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是而忘祀上下使幽無愧於鬼神自是而宅中為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可也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新安陳氏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

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

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

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

敬也輯錄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直夫召誥玩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

王不可不敬林氏曰周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德而已人傑纂註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非有以

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

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

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

當以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佐我周之

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

敬德以率之而已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新安胡氏曰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本孔氏只作一句說蔡氏以
所字為句作兩句說真氏乙記以蔡說為長然蔡說自
呂氏來傷無考耳新安陳氏曰殷人漸於舊染而其性
流今欲節之而使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爾敬者一
身之主宰性即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
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性日
流日其邁即上達反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然王
豈為化商而始勉強於敬哉特自敬為我所不可不敬
之德而已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
不然者非有所勉強而然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為而
為者也能如是則敬盡
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

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慕註林氏曰古人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為必有不以為必無故召公於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之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

可疑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

服者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

行教化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懇切○新安陳氏之始乎纂註曰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占終法二國之

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蔡呂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為一套語亦

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

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

歷年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矣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輯錄王之初服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

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

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並書說王乃初服至命
歷年為一節如今我初服至祈天永命為一節纂註

陳氏曰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呂
氏曰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
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
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已取之而已下愚為自暴
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葉氏曰哲命以哲為天所
命也○新安胡氏曰案呂林皆以哲命為性命之命然
哲命之哲不應遽有性命眷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為
正○真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
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呂氏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
德為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新安陳氏
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
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
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
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

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
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
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
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
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肆惟王其疾敬德
蓋申前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複懇切之意云其惟

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

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
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
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過之其惟王位在德元
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

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輯錄書說其惟王勿以小
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民至越王顯為一節慕

註

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

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

陳氏大猷曰順夏商之有功者猶上言嗣若功王位不在於土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

始生萬物者也○呂氏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忿嫉一生則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

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新安胡氏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為用德之小民

正所謂若順導之而有功者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為哉

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

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
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
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輯錄以小民如以某纂註林氏
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師之以書說
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于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
小民以受天永命也○呂氏曰召公拳拳言小民者國
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止在
小民之身○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
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耳一
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
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
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為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
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
言真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蒼龜也哉
拜手稽首曰子

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

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於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

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祭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

舉新邑之祀故召纂註林氏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公奉以助祭云謂之多士也○蘇氏曰百君子

殷周之賢士大夫○薛氏曰先讎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陳氏經

曰保受王之威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既有成命當求所以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治洛為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讎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如命侯甸庶殷即王之威命宅洛圖治即王之明德和會丕作即保受也王未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然我非敢自以為功勤慮王以為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供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召公以之○新安陳氏曰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

小民之事敬德愛小民即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

留治洛之事今古文皆有○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

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予以

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子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佅

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

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輯錄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因讀尚書先生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呂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答

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伴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雉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答問之辭矣答潘子善

纂註

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

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

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
公功棗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又繼以王
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
錯簡邪姑從諸說可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

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下有脫簡在康纂註孔詒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曰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氏曰云云朱子未之集解並見

蔡傳。○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為不然世或未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為有證。○蔡初王氏曰篇末七年之說陳氏引禮記為證固也然踐天子位又不可不闕。○新安陳氏曰案王莽廢漢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

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

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

曰東輯錄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土

躬而相此洛邑以為王當於此纂註王氏炎曰承天命初作民主也書說參用乙記以作新邑是謂基

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葵初王氏曰子惟語錄釋胤保不若傳順正與太保先周公相宅合

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澠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澠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

澠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澠之間下都在澠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倂使也纂註蘇氏曰黎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纂註水今黎陽

也○呂氏曰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固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竝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澗東澠西又於澠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澠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為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為洛澗澠自為澗澠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澠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澠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澠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為邾鄒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澠水之東龜

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
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王拜手稽

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

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

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
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

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
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

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輯錄拜受公言猶禹之
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韓昌言也書說纂註呂氏

曰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
辭我與公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予以予者使之辭倚

之者甚重而望之者甚長也。○或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王氏十朋曰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夏氏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祥。○葉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吉斷而以示天下也。○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休常吉之卜也。○新安胡氏曰周公曰王肇稱視與示同古通用漢書凡示字例作視。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

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濶於事情者抑
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
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
賤亦皆有孚顛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
之道莫要於此宜輯錄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
周公以為首務也輯錄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
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為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錫
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後
數章貫穿今纂註復齋董氏曰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
從之書說纂註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新安陳
氏曰王氏謂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
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
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
文乃非常盛禮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
十一月王必當親至洛行大祀禮今脫去矣自此下至
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錫告王以宅洛所當

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肇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舉祀禮及朝諸侯，證之召誥。公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必在此處。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

無疑也。

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

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

也。輯錄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總百官因使之從王于

周而我也。則未敢歸周，恐纂註夏氏曰：王祭于新邑，我則新邑之有事也。書說

惟謂百官言汝從王而往庶幾必有事於周，欲禮樂自天子出也。○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

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

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

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
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
法曰聖王之制祭祀

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

大烝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
教成王即命日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

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
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
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

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
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

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輯錄今王乃命曰我嘗
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記人之功而尊之

又以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蓋若紀于大常藏在盟府之類王言成王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而厚輔我大視功載則可見矣凡我自教之功方我之朋猶言太史友內史友邦冢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似欲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命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汝之此周公述王言故變公稱汝也

書說

今王即命曰至元祀為一節纂註

呂氏曰洛邑既一節惟命曰至孺子其朋為一節纂註成周業既定論

創業之勲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天下觀瞻鎮服羣下實繫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吳氏曰已死者祀之其生者則載以旌賞之○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新邑之祀將記錄創業功臣之宗勲勞最顯者以其功列之大祀使與享矣又當專命羣臣曰汝之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亦將大視其功而紀載之於冊書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不視

功載者所以勵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公又謂王言上即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教詔於百工其機雖自公發之其教當自王出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

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

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

延蕪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輯錄

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但汝所朋不可不慎

說一孺子其朋其往起

纂註

林氏曰如漢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縉紳稔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縉紳稔

禍海內塗炭是也○新安陳氏曰自此以下必脫誤所當闕疑如二孺子句及灼叙語皆不可曉與上下文亦

不相貫姑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
存舊說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

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
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
裕俗則王之休聞亦輯錄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
永有辭於後世矣

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總齊者習於事當惟用此人慎
終之道當如此也一言我今往新邑既使嚮就其有僚
矣明作有功之事務為惇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則汝
亦長有寬裕之辭於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
所在而言趨事赴功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大成裕以
救其失書說

厥若彛至在周工為一節往新邑至汝

永有辭

纂註

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
作為一節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

大成裕○新安陳氏曰厥若彛及撫事如子佯嚮即有僚亦不可曉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乃是欲王以從王于

周之百工往之新邑也此八字却有照應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

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輯錄周公言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已矣乎

汝成王惟冲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書說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

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

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

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

於差爽僭侮墮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輯錄享朝而以
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幣享王誠

以奉上之辭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
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

也云云如是則是成王實啓此亂而遺周公以纂註蘇
憂勤不暇也書說詳見蔡傳至不暇為一節纂註蘇氏

曰小久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
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

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
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

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
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

芑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新
安胡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

侯之幣旅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彝汝

王而言也

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頌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及及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吝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輯錄周公戒成王使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不至焉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手勉而已一說乃惟孺子頌朕不暇

連此段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 篤叙汝
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我不廢汝自教
工之命汝往歸宗周汝其敬叙武王之事而我留於此
修后稷先公之業明農事以教民亦王業艱難之意也
我民裕矣聽朕至永哉為一節篤叙至用度為一節纂
者書說

註息齋余氏曰說命先正訓為先世長官之臣此指武
王而引先正為比何也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為
正父○新安陳氏曰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二句外皆不可曉皆當闕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
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
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 王若曰

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

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
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
之不忝於文武仰不輯錄居師營洛邑定纂註新安胡
愧天俯不作人也

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
洛先叙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纂註孔氏曰厚尊大禮
文宗禮同將大也舉秩大祀○蘇氏

曰惇宗厚族也將禮秉禮也言此數事皆賴公之功而
成也○陳氏大猷曰禮者人所宗而尊者故伯夷典禮

曰秩宗春官典禮曰宗伯惇厚人所宗而將秉其禮也
下文未定于宗禮亦謂制作未定所以言未定人所宗

尊之禮也○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
即答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惟

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

武勤教子冲子夙夜恣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逌迎也言周

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

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

此子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輯錄

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已纂註陳

德以迎逌太平之治而不迷于先王之教書說纂註氏

大猷曰不曰已太平方且和敬以逆之已治猶未治也

使以為既平則無疊疊方進之意盈而不可久矣。蘇

氏曰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恣祀而

已。唐孔氏曰衛獻公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畧猶

是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

未可以輯錄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王曰公子小子

言去也不若是以上所稱也書說

言身錄卷之三

四

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

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

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

為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

義益可見其為周輯錄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公不為伯禽也 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于

宗周而命公留於洛猶唐節留後之意書說先生云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

為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纂註真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卓纂註氏

曰案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竝興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盼遂平徐戎據此則蔡

說當矣。○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為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為主至洛後之辭。

也。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

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輯錄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迪，順也。四方雖已順治，猶未定于尊。迪，將其後。監，我士公之禮，未有以撫治公之功。書說。

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

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案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輯錄也。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纂註後於洛明矣。

新安陳氏曰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王以治為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為四方之新辟望王君臣交相期望意相照應蔡氏引漢三輔為比豈成周之時亦有四輔郡如漢京兆馮翊扶風之可枚舉者乎王曰公定予往已公

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

其世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

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輯錄此王與公決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輯錄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功敬云云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

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公但勿廢其所
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書說纂註張氏曰公

猶肅敬以自將謂不驕矜人皆敬之樂之○真氏曰公

功如此而猶以肅自將以敬自樂可以見公之盛德○

王氏炎曰無困猶無倦謂無倦而欲去勿替其所以示
儀刑於我者○一說世享世尊享我周無困勿替皆

欲公留而勿去之意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

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
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輯錄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

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

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

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纂註新安胡氏

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為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後之為王者也曰者公期

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
人其即將然之辭也
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

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眾卿大

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眾也周公言我以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眾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

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薦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纂註呂氏曰於王言恭先於已言治洛之事自效也

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新安陳氏曰作周乎先為周家乎信之臣之先

以信而率先後之為臣者也亂為四方新辟當與亂為四輔對觀作周乎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

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考朕昭子刑即答前公勿替刑之言此云昭示成王之儀刑則勿替刑其為勿替示成

王以儀刑可見矣蔡氏以昭子為如所謂明辟恐未當○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闕文 倅來誌

殷乃命寧予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謹

誌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稊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

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禋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禋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

纂註

新安陳氏曰自此至萬年其永觀朕于懷

德乃王歸鎬後使人來勞周公因祭文武而全載其祝辭也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令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予不敢宿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

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纂註

息齋余氏曰顧命宿訓為進爵孔氏說也唐孔

氏申其義以為進爵於神前令謂予不敢宿與此同殊不可曉意者與上文傳意不相接寧予之訓既從蘇氏

則子不敢宿之義只合并從蘇氏不宿於家之說方為通不然則既不敢進爵於神前而又曰禋于文武何邪

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

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叙乃正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過自惟疾患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佺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條教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佺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

纂註

新安陳氏曰惠篤叙至朕子懷德此祝辭全文蔡氏分為二節似不以末二句

為祝辭何也惠篤至乃德此公自致禱祝之辭也殷乃至懷德此公為王禱祝之辭也雖曰祝辭然禱祝之中

有規勉之意末二句歸重於王非徒徼福于先王而已
○張氏曰觀此書周公不敢當成王桓鬯之禮則天子
之禮樂公其敢當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其僭
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豈周公之所敢安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

裸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
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

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
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

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
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

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
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

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

者史逸告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

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

始公之

纂註

張氏曰公輔成王大保文武所受命至此辭云為七年矣○新安陳氏曰此三節史臣記

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日唐孔氏推之謂此歲三月

丙午朏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其言良是上言逸祝冊告文武之

冊也下云作冊逸誥告命周公之冊也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冊祝先王又因廟祭而冊命周公也前言戊辰而

結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十二月為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紀載倒文法也此章次第當在成王至洛舉大祀行大政之後與公別而歸鎬之前今以尾王歸鎬後遣使寧公之後次序倒矣其錯簡顛倒邪抑史追書之也不可考矣又曰惟七年有二說朱蔡本葉吳說同今從張氏者案禮記云七年致政於成王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東征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歸政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至是年二十王肅此說與記合七年始終鑿鑿可考葉吳留洛七年而後公薨之說未見所據何苦捨有據之舊說而從此乎古無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於沙隨之歲溴梁之明年之類耳兼之康誥脫簡之惟三月哉生魄蔡傳既曰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矣此之

惟七年乃曰留洛之後七年而堯豈應攝政至是既當第七年留後至堯又恰七年邪由此言之則知蔡傳二處自相牴牾康誥得之而洛誥失之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

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迷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諾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伴來毖殷又曰王伴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

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纂註

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張氏曰周之頑民乃

商之忠臣也王氏曰篇名多士而序以為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殷士也且周公未始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
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於康誥

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其口也新安陳氏曰諸家過信小序所以於昔朕來自奄全說不通吳蔡當矣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

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

商王士者

纂註

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也夏氏曰于往也○或曰于於也王氏曰殷民遷

于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新安陳氏曰蔡氏從孔氏以此三月為祀洛次年之

三月皆以書之篇次意料之耳何以知其必然邪案名誥洛誥及脫簡在康誥之日月周公正以七年三月至

洛此之三月即彼之三月也得卜經營之後便可告商士矣作書者以此專為告商士而作故自錄為一篇而

次之洛誥之後豈得以在十有二月已結局了却頭年
事而此之三月遂必以為次年事邪七年無兩七年三
月亦無兩三月如此解經皆拘蔽自牴牾耳陳氏傳良
曰此二篇皆稱王若曰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作之不待
辨而知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
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

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
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春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
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 纂註 息齋余氏
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曰弗弔大
誥引不弔旻天為訓甚明此以為未詳何也 呂氏曰以
天言之曰明威以人言之曰王罰陳氏大猷曰勅正殷
命之終于帝王氏曰終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

也弋鳥之弋言有心以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

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

有所不容辭者我其
敢有求位之心哉
纂註
蘇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

氏曰告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
亡則誰能興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違之
惟帝不畀

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

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

為者彝以理言
纂註
孔氏曰惟天不與紂惟我下民秉為以用言也
心為我皆是天明可畏之效陳氏

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為即天命之所與新安陳氏曰蔡本呂說然孔註為優既曰惟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留曉殷士而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耳息齋余氏曰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明畏只如臯謨篇所訓為明

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

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疊疊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于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

祚終

纂註

陳氏大猷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

矣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
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
惡升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覆邦董子
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
自絕於天亦絕之國之元命猶
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
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

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
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
可以自慕註新安胡氏曰甸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
反矣奄甸萬姓之甸

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
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

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

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

纂註

薛氏曰無所不決天之

澤也王者宅天下無彼

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新安陳氏曰罔敢失帝能體承上天不敢失其心也蔡氏以帝則言求之太深此之罔不明德與下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當對觀恤祀與罔失帝配天澤皆自克明德中來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

也如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

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

不保降若兹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

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
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
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蔡註

呂氏

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
王罔顧天顯民祗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新安陳氏
曰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中來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

其以不明德而失夫命也如此

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

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

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

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

帝而無二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
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
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
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股之事而已哉

予其

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侶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

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亦

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

纂註

蘇氏曰貳適再往也我之有事

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復齋董氏曰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類也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是時

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
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
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
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今
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

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
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

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於高士未聞有所簡
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
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

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纂註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為西陳氏曰奉德猶秉德林氏曰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爾無以遷居為出於我而怨我也我惟率循湯故事肆赦爾罪而矜憐爾愚遷于王都以式化厥訓此非我之罪也亦惟天命而已陳氏大猷曰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呂氏曰故我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此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孔氏曰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循商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

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

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

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

怨望乎詳此章則商輯錄奄東方之蔡註陳氏大猷曰

民之遷固已久矣國孟注此奄與淮夷

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

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以親

我事我臣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林氏曰移徙爾

自遐逝之地使協比臣事於我家以多為遜順我宗猶

言我家自洛而視殷之故地則殷為遠故以遷之於

洛謂移爾遐逝也孔氏曰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王

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

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

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辭也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爾乃尚有爾土爾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

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

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

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

所加也豈特窳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

者承績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纂註馬氏曰幹如言根本可恃也新安陳知所擇矣氏曰蔡傳多用呂說盡之矣惟釋不

啻不有爾土加窳徙二字尤善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

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纂

註王氏炎曰王曰下必有脫簡又曰下必有脫文不可強解○愚謂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

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游于

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纂註張氏曰周召之於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

持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於
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陳氏大猷曰逸者
萬惡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
無逸一書所以為百代元龜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

焉作輟則非

輯錄

萍鄉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先生扣之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

其無逸柳兄曰呂東萊解所字為居字先生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脫

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纂註孔氏曰君子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蓋卿纂註之道所在其

無逸豫○呂氏曰凡人乍勤乍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

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蓋居而不移之謂○李氏杞

曰所安也猶止其所之所所其無逸安於無逸也○新安陳氏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鑿非古人之本意也然呂說為可喜外此則孔註所在之說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所以呂說朱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真氏乙記無逸內却全不取呂蔡之說大學衍義中則又全采呂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穡

纂註林氏曰

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惟知稼穡之艱難為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者未必能逸無逸者乃能逸也○呂氏曰此非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
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
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
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章
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
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南軒張氏曰周
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
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
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
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
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
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
非治之所由興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
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
覆推明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乎此也

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
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秦養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里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
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
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
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
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
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纂註蘇氏曰
子生而飽暖且不知艱難而況於王乎○南史宋高祖
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燭殿牀頭有
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表顛因盛稱
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周公曰嗚呼

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

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

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

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

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

之效也案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

天治民之事纂註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下

今無所考矣逸樂之損壽○呂氏曰上既論

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之

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因桑穀而修省亦其畏天

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祇懼不

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

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

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

敬之方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李氏祀

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

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逸致壽者為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為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警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可縱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

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

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纂註

呂氏曰三年不

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小大無怨民氣大和導迎和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篇末二章之論違怨詛祝怨詈實申此意而盡發之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于此皆足致天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

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

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

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案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

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
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
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案邵子經世書高
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
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
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
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
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
之為祖甲而纂註真氏曰祖甲或以為太甲或以為帝
非太甲明矣纂註甲今考之經世書二君享國皆三十
三年其曰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其為太甲明矣蘇氏以
享國多寡為次此說得之呂氏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
王耳目所接者言之○林氏曰不言湯而言三宗繼世
之君與成王同也新安陳氏曰太甲帝甲二君皆有證

據而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及字皆不足援以為辨
太甲為商賢君萬萬不可磨何苦極力挽從來無人齒
及之帝甲以排太甲乎
否則兩說姑並存之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
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
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
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
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永不纂註蘇氏曰人
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欲然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
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豫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

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歟蔡初王氏曰蘇氏之說於經有**助使好逸者無以漢武明皇藉口呂氏求神仙延壽之說三代前未有也然亦可備經筵進讀之一**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猶商

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

畏之心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發之耳纂註不與也抑者所以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

侈皆是也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

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恭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註孔氏曰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

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昃日

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

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

輯錄

舜功

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柔懿恭

是一字是二字先生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

微恭者須懿柔而不微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

可學又曰柔易於暗弱微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田遊

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

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
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
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
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纂註呂氏曰凡有

陵必學問以下之抑損祇畏以自下則用力於無逸深
矣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惠澤之使鮮鮮有

生意盤遊田曰不敢翼翼之小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
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遊

田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
為防後世猶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

如鄭
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也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
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

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
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色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

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

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與毋通皇與違通

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纂註呂氏曰雖戒成王實欲後嗣道與德為虛位是也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不能無也不可過爾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矣故公使之無淫過于此必絕之使無則迫處拘制矣觀逸遊田橫斂之源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始耽樂者毋自恕曰今日耽樂爾是心一流將一日二日浸浸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

耽樂必至為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
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淫荒之終使知必至
此極始終備矣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
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所至有車轍馬跡遊也太康畋
洛表田也皆淫於此者真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
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不有酗酒其
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沈湎
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
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周公
戒也薛氏曰今日耽樂與詩所謂壹醉日富同義

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

或胥壽張為幻

胥相訓誡惠順壽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

其臣猶且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
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

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纂註呂氏曰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調護幻也纂註於日用功用相表裏也新安胡氏曰訓誨忠

言也詩張邪說也忠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言交進則邪說莫行

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刑正

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

存亡之機故周
公懇懇言之
纂註
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於違怨詛祝唐孔氏曰請

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真氏曰篇中有兩至于小大恐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言至

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為民而言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

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

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

知故周公以
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

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纂註唐孔氏曰皇大大自敬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恕人之言而未盡反己之功也○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所致也

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

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

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
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
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
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
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胷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
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
豈私怒于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
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
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纂註林氏曰
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之說妄殺如厲王之監謗秦立誹謗法之類○夏氏曰
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矣
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范氏
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
佞故欺誑之言日至於前人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以
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

矣。○呂氏曰：無逸始以逸豫為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數者也。○新安陳氏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然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脉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

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纂註愚謂此篇挈所其無逸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以為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為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周三王先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

所及者為言焉真
萬世之龜鑑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

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輯錄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先生曰固可見也 輯錄 召公不悅只是小序德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去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先生曰此等語不

可曉先生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脉了便恁地說了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處這箇物事難理會義刑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庚召公不悅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答纂註呂氏曰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徐元聘悉矣以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者有之挽之使留者鮮矣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

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暫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託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於隨，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廷居洛邑而召公獨執政柄，所以亦有去志。今以洛誥君陳諸書考之，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諸書考之，則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成王。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猶未固。周公所以諄諄於留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

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

孚于休若天悲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

之反也天既下喪亡於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

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案此篇周

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

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

纂註

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禍周

之福也迷殷之喪亡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

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永孚於休恃

而不自修也意天必福已也謂終出不祥

嗚呼君已曰

懼而不自強也意天必禍已也皆非也

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

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

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

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

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

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

侈過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輯錄諸

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

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

志註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

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

天命不易天難

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

不易保天難謀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

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

德過佚前人之明故不

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

人光施于我沖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曰非

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於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

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

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纂註新安胡氏曰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為固成

王之經歷未為深吾等當留而不當去也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

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

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於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

聞纂註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太戊百三十

亦此類。復齋董氏曰言甘盤者高宗舊學之臣。呂氏曰捨傳說言甘盤盤源也說委也。息齋余氏曰不

言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

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推循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又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

也。久纂註葉氏曰以其祭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唐孔氏曰

多歷年所之次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

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
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
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
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
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
君有事於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
也

纂註 孔氏曰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自
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呂氏曰明恤猶
易之顯比顯然以至公撫恤天下在內則逮於卑賤之
小臣在外則均藩屏之侯甸思浹內外公平周溥斯乃
所秉之君德也後之君嬖昵左右如幽王之私趣馬偏
愛一國如平王之貳於虢非不恤之可謂之明恤乎用
又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新安胡氏曰百姓句王人謂
王者明恤屬下句從孔呂為優王氏炎曰商大臣事業
至於有為而罔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
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

公曰君奭天壽平

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

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於天

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國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纂註孔氏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與國俱顯矣

纂註

孔氏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

亡加之有威令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新安陳氏曰有殷嗣天滅威等語聲牙艱澁本不可解不如闕之蔡傳亦未為的保又有殷強拈六臣經有是意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於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纂註

夏氏曰天

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詩序言故天復命武王也真氏曰文王姜里之難乃天之降割其降割也乃

所以申勸文王之德也文王生知者本不待勸而天乃降割以勉之故曰申勸新安陳氏曰割申勸寧王之德

禮記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記固訛矣書果是乎寧王孔註以為文王蔡傳以為武王果武王也則下接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必有闕文矣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號叔

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號叔等五臣為

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

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

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於上帝惟是纂註息齋余氏曰孔云文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也之君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

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

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

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

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纂註呂氏曰此四人尚蹈有祿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纂註位言故老猶存也林氏曰

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

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有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旦自謙之稱也

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闕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纂註夏氏曰大無盡責於我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纂註一人息齋余氏曰古註其濟小子句通收罔勗不及呂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遠亦通張子曰者造德降則民識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王氏炎曰文王之興鳳鳴岐山為周受命之符召公苟去固不能如五臣輔文王以聞鳴鳳之祥況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能如伊陟臣扈之格天格帝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
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

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
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欲去我不欲

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
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

紓黥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
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

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
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

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
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

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
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纂註

鄭氏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呂氏
曰周公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所

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陳氏曰：不以後人迷謂欲使後人嗣前人恭明德不至於過佚前人光也。○新安陳氏曰：不以後人迷如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也。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蘇氏曰：偶配也。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纂註孔氏曰文武布其乃心乃悉以命汝可以去乎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汝明勉配王在

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疆之憂。○張氏曰：臣者君之偶如婦者夫之

偶○陳氏曰乘載也猶負荷也○呂氏曰命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為民極也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偶配輔佐後王命之大如此在今當亶誠以乘載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是墜此命非乘此命矣又欲其追念文王春遇之德為我周大受無窮之憂責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動之○新安陳氏曰以命汝為武王顧命則茲大命竟指為武王之命為安然蘇以汝明至之恤純為武王之言故以大命為天命也不若呂只以汝明勗偶王一句為武王之言為優然此等偶王亶乘語實艱澁不可解略認大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

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

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

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

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
戡堪古

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輯錄襄我二人周公自纂註王氏曰大臣之位之時乎輯錄謂已與召公經說纂註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俊民○陳氏經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於議也○

新安陳氏曰讓字貫俊民字謂明俊民而讓之較優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

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

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於不

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纂陳氏大猷曰伐淮夷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文武留召公也

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邪予惟用

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

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纂註

夏氏曰天命難謀民心難保大臣去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

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陳氏大猷曰召公去則天命將替民生失所此周公所閔也

公曰嗚

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

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

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

釋其政有味於夫

纂註

陳氏經曰借民情以為喻也民情每勤始怠終此乃召公所熟知安

可以此自處當惟其終可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張氏曰召公初輔成王有始矣而

求去不能終也。○愚謂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

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鄆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

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統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家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諸侯孟仲三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於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

於三公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盛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惟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輯錄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所當先知也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先生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踈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

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
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
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
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李堯卿問是時可
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
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想見當時
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鷓鴣
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
棟一詩却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被他害所以
當天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哀切不似諸詩和平
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得不
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戾子書說周公使三叔監
殷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段大踈脫事若當時不便平
息得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
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纂註史記
也却去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廣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
蔡叔度次霍叔處孔氏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
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
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
欲其戒之唐孔氏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不立管叔之
後者罪重或無子或有而不賢也杜預曰武王封叔度
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
知所在不齒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閔元年晉滅霍故
知復其舊封夏氏曰古一里之地出車一乘謂以出車
七乘地所出之賦以奉之蓋既囚之又不可無以養之
張氏震曰象得罪于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罪于
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而
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並行而不悖也林氏曰蔡叔
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賢而封之不以父而棄
葉氏曰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魏氏
曰左傳定公四年云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

卿士已字極好玩味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祗德則以為已卿士真與天地同其大也自東萊發此義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賾在而輒立衛所以亂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息齋余氏曰案召誥傳中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多方內辯臣我監五祀曰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云云與此所引吳氏之說皆所不合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

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

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

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中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

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

纂註

呂氏曰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可掩蔡叔之

惡既無以貽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繫焉蓋追其祖武自我作古克勤無怠以垂法於後斯

須之怠則流弊或至於數百年後不可不謹其源也張氏曰邁迹自身謂生於羣叔之間而能脫身自立為善

○陳氏傳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繇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

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疎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有禹則繇得以郊張湯杜周烈矣以

其有後得不列於酷吏蔡仲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新安陳氏曰子能改父之

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而孝斯為臣而忠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惟忠本於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即所謂邁迹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身此一語不必分也

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

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問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

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纂註新安陳氏曰此與伊尹告太甲之言語意正同

蔡氏謂有深淺不同以太甲蔡仲之有問不曉所謂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

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纂註呂氏曰建國之

始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于困徒謹初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窮雖憊然憂懼

無益也語以謹始而即援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

於惟厥終也。張氏曰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

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

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毋無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

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于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

耳作與不作纂註

陳氏經曰舊章法度皆中之所寓度而天人判焉

即舊章也舊章則已然之法度則當

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

反以生事為奇故有此戒○夏氏曰率皆也自從也謂

凡事皆從中道也○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

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

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略踈快動皆愆尤

讒說姦言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

也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為其繫維側言

乃解其繫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仲以英

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陳氏大

猷曰內不變於己之私智外不變於

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

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

纂註

愚謂此篇大體

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為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於亂嗚呼仁哉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

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

周而作也子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

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

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砥砭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篡林氏曰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而不敢去也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故作此篇唐孔氏曰雖普告多方意在殷之舊國呂氏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固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

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多士多方辭旨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也故視多方為略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為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於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纂註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耳纂註夷作費誓王征奄滅之五月還鎬京○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

昔朕來自奄是迷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番叛王墮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算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

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

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祀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

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

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

受天命者以明示之纂註呂氏曰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

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公

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

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

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

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謹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

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

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

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

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纂註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纂註王氏曰惟帝降格于夏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意○息齋余氏曰真氏乙記云降格者言帝本降格也如此則不必言有闕文矣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鹿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

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過絕之猶乃大降威虐於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於內嬖蠱其心

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

纂註

孔氏曰麗音樂施也不能開於民之所施國也蘇氏曰麗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

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使之不亂桀不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葉氏曰麗附於罪法也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故秋官稱各麗其法以議獄訟開明也不克開於民之附法者而大降之罰○新安陳氏曰開於民之麗其說不一葉氏較優既與乃大降罰相入又與下文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皆相應○呂氏曰原其所因蓋始於內亂妹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喜之嬖是也

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

之也○呂氏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

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
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
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

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

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於

多享以至於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憒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
侯尹民嘗遠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纂註葉氏曰
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

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為予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志也。○孔氏曰：禁之所謂恭人衆士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林氏曰：保享于民安民而之以之享國長久也。○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禁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如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哀之也百為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乃惟成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

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纂註

葉氏曰簡

如簡在帝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

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

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明德也

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纂註呂氏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善也默行于刑赦之間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陳氏經曰商家法在明德慎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為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鈞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射宿之際文王今至于爾非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發不再舉之時也

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

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
纂註 陳氏曰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如何耳○王氏曰此言殷之興甚詳言其亡甚略蓋
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

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

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

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
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
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
竊之為口實者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
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纂註夏氏曰誥告以
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誥辭告之也乃惟爾辟

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

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
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纂註孔氏

曰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呂氏曰惡之播於人口
者謂之辭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瑣屑者未盡舉至惡已
熟瑣屑之惡極口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
歷數一一有辭

喪有邦間之

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

夏之亡非自取乎

纂註

唐孔氏曰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

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酒無度故其為政

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纂註

陳氏曰上逸過逸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林氏曰逸厥逸甚言其逸也猶言

醇乎醇○孔氏曰不潔進於善○呂氏曰其不蠲潔日進○張氏曰烝升也猶言穢德升聞

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

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于紂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

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輯錄艾軒云文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節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文公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纂註王氏曰操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經說纂註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歟思曰睿睿作聖操其心以思所謂念也罔念雖聖可以作狂故克念則狂亦可以作聖○林氏曰念不念之間聖狂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

何有苟其質之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陳氏經曰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歟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於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李氏栲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天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林氏曰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問罪之志王濬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晉武之心惟恐吳之有賢主武王之心惟恐紂之不能改過觀於晉武尤知武王之為德○新安陳氏曰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惟至子孫必脫誤之字難通

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

大警動以稷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

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

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

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春求

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春今天既命我周而定於一矣爾猶洵洵不靖欲何為

邪明指天命而驚服四海
慕註呂氏曰前論夏之亡本
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

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
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

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真力則莫能勝莫能
用也○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

為已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
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陳氏

大猷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
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今我曷敢

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詰我
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

其宥過之恩而責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
其遷善之實也

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

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豬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

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

纂註

呂氏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

陳氏大猷曰又我周王如又用厥辟之又謂治其君之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

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

為不法欲圖見信於正者以為當

纂註

王氏曰我以道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迪汝屢矣而猶

不靜○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

我

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

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

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

其罪

纂註

孔氏曰教告之謂訊之以文詰戰要囚謂誅其禍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准夷叛三謂王

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唐孔氏曰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告以文辭數其罪也

戰要囚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陳氏大猷曰教告如大誥多士

之訓戰要囚如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東征踐奄之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

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案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伯以正為名胥伯

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情而不慕註息齋余氏曰臬不當與康誥能事也異訓孔云汝無不能用法自作不和

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

事

心不安静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静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

能協於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勤乃事期之也。

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

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恃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爾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政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

可以保有其業力政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

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至此一章專提起胥伯正告之介如佑賢輔德齊如錫

之山川土田蓋遷殷民時就拔其豪俊為胥伯正以共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使表率殷士殷民而躋泰和也○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日夏迪云云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簡云云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礪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

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逝爾土

誥告

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

慕註

王氏曰上告以承之庸之此告以威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

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纂註

陳氏曰我豈欲

多言以告惟敬告爾以天命而已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詳○張氏曰稱天者無慮二十

稱帝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

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

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也。」纂註：呂氏曰：是又爾更端為善之一初，然溢於簡冊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為多方之誥，丁寧反覆諭以時，惟爾初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惟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於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意旨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

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

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同謹簡乃僚之類
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
體也今文纂註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
古文皆有纂註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
道備矣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
此其絕筆也為治體統同臻其極至於反覆申
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
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
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

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
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

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

纂註

唐孔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賁氏也還自言拜手稽首者示已重其事欲君

受其言如

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

與此同也○陳氏大猷曰嗣天子今臨政天下矣此王

初即政時前此幼冲皆倚成於公故警之如此用悉意以告王○林氏曰下文宅乃牧即常伯此以為伯下以

為牧以伯為牧民之長也而曰左右者以牧伯兼公卿也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

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

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

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為恤也。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熏陶涵養，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新安陳氏曰：常伯等孔氏、蘇氏分三公六卿有司，傳即此說，宜以分配三宅皆為大臣。若謂三公論道，他事不當及之，若謂六卿則準人，豈非司寇又豈六卿外，他有平法之準人乎？要之三宅不過王左右大臣之別名。呂說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人主平法之大臣也。何公卿上官有司之分哉。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偁九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又案咸戒蔡氏謂公帥羣臣羣

臣用皆進戒終篇不見羣臣進戒之意以後章歲告孺子王矣證之歲不過訓皆謂公皆以告戒王耳歲戒歲告義只

一同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

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也即皋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

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

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輯錄

茲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

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為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意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接下句桀德惟乃弗作

往任謂當桀之時居三宅者曾無義民未

纂註

林氏曰

知二說孰長先生曰呂說是

答潘子善

惟禹以

顓俊為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為務○王氏曰顓俊之道在乎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呂氏曰統名之則曰俊

而所以為俊者則有九德之別苟不能實知篤信於有德之行雖號召賢俊猶無益也自臯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人之法焉夏之臣既以宅三宅告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必如是乃可謂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之詳及其衰也並至於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他可知矣然非人才果異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昏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陳氏大猷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新安陳氏曰無競維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克俊有德臯陶亦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嘗岐俊德而二

亦越成湯

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

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

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

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

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

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

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

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

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

著其才賢智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

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

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纂註陳氏大猷曰
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事事物物之
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湯升天位大
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
即丕釐上帝之耿命也○息齋余氏曰陟句為是○呂
氏曰漢高儲參陵平勃於身後迄定再世之亂孔明儲
琬禕允維於身後亦維持數十年況三代為天下長慮
固宜儲三俊以繼三宅也嚴惟丕式嚴思賢者惟大則
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於伊尹而後臣之其一證
也未用宅俊之前知之者惟湯既用之後則夫人而信
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嚴惟丕式君大法乎賢也此之
用丕式下之人亦因之而大法乎賢也湯用三宅而且
儲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鳴呼其在受德啓
所未及而下為文武之所取法焉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

厥政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進刑

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
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
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
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纂

註王氏曰羞進也有崇尚之意桀紂所用非人皆本於
身有惡德故曰桀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呂氏曰

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

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
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
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
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

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纂呂氏曰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蓋與伯是也纂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為矣亦於成

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為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才同世而

異用人君蓋於此深省乎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

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貌親口惠相期

於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歟諸侯入為王官王官

出為諸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

也準夫準人也牧常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

內府大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

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

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

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

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

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

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

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纂註復齋董氏曰周官註大都公無非常德吉士也

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

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

位通於輯錄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叙於太史天子歟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諸侯之官

未知是否先生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纂註司徒之屬旅即下士也見周禮序官答潘子善

陳氏曰尹伯舉其長言之亞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旅舉其屬言之互相備也

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

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纂註王氏曰此篇屢言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纂註

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序

不同者官使之際皆當致謹初無一定之先後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

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

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輯錄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云克宅厥心方子

纂註

孔氏曰文王惟其能居心○呂氏曰前章數叙文武衆職已詳復恐成王覽其目而不議其綱也故

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君心既宅安厥攸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感應也文王之官繁矣曷嘗求之外哉惟能宅心而已○真氏曰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猶臯謨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新安陳氏曰以宅心為三宅之心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為一說免添出文王自宅心一脚豈不甚好然如蔡氏所謂能其三宅之心於文理欠順否則克字下或脫一知字或厥字本知字之誤乃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可耳

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

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敕用命及違纂註呂氏曰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庶言謂

凡奏請訴訟庶獄謂凡刑辟訊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庶慎謂凡事繫利害而當謹戒者

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

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言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

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

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辯學者宜精察之

纂註呂

曰罔敢知不及庶言者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

獄與慎可包之矣○王氏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

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

新安陳氏曰上文雖及常事司牧人而不及準人庶獄

即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

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亦越武王率

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

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

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與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叙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纂註

孔氏曰亦於武王循惟文王寬裕之德○呂氏曰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所謂救功一怒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邇邇并邑所以率惟謀從之者也容德聖人所尚故率惟謀從義德非聖人所專任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蔡初王氏曰紂用暴德逸德之人正與此相反○新安陳氏曰蔡氏承上文之用三宅而言蓋不改父之臣之意此說出於夏氏真氏取之以其切於立政用人

故也然深繹文意曰不敢替厥曰率惟謀
從恐孔呂之說為得本來語意之實耳
嗚呼孺子王

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者我

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
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之任當能明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

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
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

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
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

成王之所謂
纂註 呂氏曰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
自有也 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

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不一而足也。○陳氏
大猷曰：我者我其君君臣一體也。○張氏曰：王繼文武
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
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即所以
立政。○復齊董氏曰：孔氏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
諸家皆以立政立事為一意，而於準人牧夫則以為舉
其二以色其一理。所未安竊意從張氏之說，則立政乃
作書之本意，立事乃任人之官。庶於經意為兩得。○蔡
初王氏曰：提起立政二字，最是下文商人周文王立政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在今後嗣王立政，皆是提起作
書之本意。立政之要在於事，牧準人。○新安陳氏曰：立
政下列三宅，則並有立事字。立政下不列三宅，則無立
事字。尤是顯證。蔡氏於後一
節似悟此意，惜於此欠明。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
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

之民而不敢

纂註

王氏曰一語言一事之始終也一言

斯須忘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所當慎之事之責也

三宅備矣話言樞機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

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

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嗚

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前所言禹湯文武

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

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

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

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

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

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纂註

孔氏曰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蘇氏曰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理之是未有不得也。

○呂氏曰簡畀正人付之獄慎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惴惴欲其勿誤能

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

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

才以盡其用茲其繹

陳氏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所以能俾乂也歟

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呂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

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於一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者繹之蓋不一端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

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
之為治既俾之為治則一委之其人矣
國則罔有立政

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
儉利小人者小人而謂

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于德
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

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
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

國於晦昧陰陽升纂註
孔氏曰儉利之人不順於德是
降亦各從其類也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蘇氏

曰見細德之顯微是謂儉人○張氏曰儉人者傾巧辯
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為堯舜

失其意則誣伯夷為盜跖○陳氏大猷曰儉人矯飾以
為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不訓厥若正相反○呂氏曰

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
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
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於再
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
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
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
今文子

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

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
人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
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
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纂註
呂氏曰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
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
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蔡氏元度曰以庶獄庶慎
對庶言則獄慎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慎則庶

獄尤重故不及庶慎。○唐孔氏曰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謹官人。○王氏曰獄者政之終牧者官之長政舉其終官舉其長則無不舉矣。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

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

之大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

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纂註林氏曰呼文子文孫言守成以而輕用民命者也不已纂註文終以詰爾戎兵則武不可弛

○呂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宴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挫其姦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新安胡氏曰一說方方方如此一說嚴正方整以行於天下○陳氏大猷曰

耿亦光也耿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

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纂註

呂氏曰常

人之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於卒章歟○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為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也

言常人於兵刑之後以常
人尤宜任此而謹之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

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
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
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
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
列用其中罰而纂註孔氏曰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
無過差之患矣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言主獄當
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
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陳氏大猷曰周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之事以告王蘇公
能以法式而敬其所用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治獄者
當以為法式而有謹焉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以
舊事為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立政以用人為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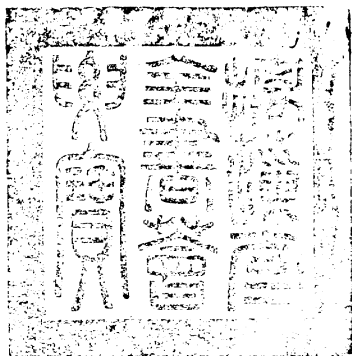
兵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新安陳氏曰蘇公所
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
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
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
兩式字同訓法為優○葉氏曰自詰爾戎兵至此疑有
脫簡○愚謂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大于
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
政立矣公前日攝政猶可無言今歸政留洛心在王室
豈容默乎此立政所以作也一篇之中宅事較準其綱
領也休茲知恤其血脉也自迪惟有夏至暴德罔後言
夏先后知恤乎此乃室大競休何如哉桀不知恤也故
罔有後而成湯陟焉自亦越成湯至奄旬萬姓言商先
王知恤乎此故用協用見德休何如哉紂不知恤也故
帝罰之而我周式商受命焉自亦越文王武王至並受
丕丕基言文武亦猶夏商先王之知恤也是以並受丕
基式克至今日休也自孺子王矣以下至終篇拳拳以

去恤人用常吉詰戎兵謹刑獄為王言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為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為鑒忠愛之至至也

今可挹也

書傳輯錄纂注卷五

謹案第四十七頁前六行如厲王之監謗刊本厲
王作幽厲按內外傳幽王無監謗之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騰錄監生臣莊經明